

小川流

风流苏小小

熊文祥 编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182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800册

*

ISBN7-5059-0418-3/I·270 定价：1.90元

目 录

鼓琴责夫·····	(1)
涓女救父·····	(11)
康王夺人妻·····	(21)
鬼恋·····	(31)
琴女救秦王·····	(44)
文君怨·····	(52)
绝域孤吟·····	(59)
团扇歌·····	(67)
甄后之死·····	(75)
风流苏小小·····	(86)
幽死·····	(100)
妻网·····	(107)
断弦歌·····	(113)
破戒·····	(119)
苦节·····	(126)
沈后嘲君·····	(132)
千金公主·····	(137)
破镜重圆·····	(148)
投环女·····	(159)
武媚娘入宫·····	(166)
牡丹冤·····	(174)

谢赐.....	(180)
纡衣缘.....	(191)
红叶媒.....	(200)
嘲夫.....	(212)
薛涛赴边.....	(217)
肠断燕子楼.....	(228)
毒掌下的私情.....	(236)
诗癖.....	(243)
嘲僧.....	(247)
诗谏.....	(251)
鱼腹函.....	(261)

鼓 琴 责 夫
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
忆别时，烹伏雌^①，炊扈嫫^②。
今日富贵忘我为？

百里奚，百里奚！
母已死，葬南溪；坟以瓦，覆以柴。
春黄齏^③，扼伏鸡。
西入秦，五羊皮。
今日富贵捐我为？

——百里奚妻：《灰座歌》

春秋时期，一个寒冷的早晨，秦国都城咸阳沿渭水的官道上，出奇地肃静。一队荷戈的武士威严地走过，不断地吆喝：

“百里丞相巡视回京，由此入城，官民人等，速速回避！”

这是秦国新近颁布的法令，大夫出巡，必须驱走闲人，这叫“静道”；士庶主动躲开，这叫“回避”。百里奚官居上卿^④，声威自然更著。

这时，有个身体羸弱、衣衫槛缕的老妇爬上路基，靠近官道，两眼紧盯着官道的另一头，眼神焦灼不安。她的举动引起了巡路武士的注意，一个卒长模样的人挺戈走到她跟前，厉声喝问：

“你在此探望什么？莫非要谋刺丞相么？”

“不，不是……”老妇人哆嗦着说。

“搜！”卒长下令。

武士们恶狼般扑过来，将老妇团团围住，有两支锐利的戈尖已抵着她的前胸和后背，只要她稍敢动弹，雪亮的戈尖就会毫不迟疑地在她身上戳出两个透明的窟窿。一个武士撕开她的麻衣，搜遍上下，没有发现凶器。

老妇惊魂悸动，苦笑着说：“军爷，我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妪，哪有勇力谋刺丞相啊！”

“那你为何在此窥探？”卒长仍未释疑。

“老妇人……欲睹丞相的官仪。”老妇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胡说！丞相出巡，尔等小民应当速速回避，此乃大秦的法令，懂吗？滚开！”

卒长将老妇推了一个趔趄，领着巡道的武士扬长而去。

官道那边终于出现了一队人马，小如几点墨鸦，渐渐地，人马逼近了。百里奚端坐在大夫车上，冠服齐楚，仪从甚都，太阳从云缝中挣出来，将一抹淡金洒在他的脸上，于穆肃之外又涂了一种神秘。他两眼直视，挺直着佝偻的身躯，在车声隆隆中直驶过来。老妇异常激动，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喊道：

“百里奚——”

“啪！”一记皮鞭抽在她的脸，鲜血立即从她嘴角流了

出来，一个横眉立目的卫士对她喝道：

“贱奴！丞相的名讳是你叫得的么？大秦的法令，黔首敢直呼大夫名讳的，当处拔舌之刑！”

说完，卫士对她猛踹一脚，她扑倒在地上。当她挣扎起来再看官道时，车轮滚滚而去，只留下一股金黄色的烟尘。老妇张着滴血的嘴，仰天悲恸：

“百里奚呀……”

这声悲恸虽然惨烈，但立即被渭河上吹过来的料峭的春风卷走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官道上一切复归于平静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然而，历史也有巧合之处，对应这声悲恸的，是数日后上卿府内的一声长叹！

这天，上卿府内绣帷高启，笑语频飞，那戴黑头巾的男仆，在厨下来来往往，手中端着托盘，将一碗碗山珍海错送进客厅。百里奚六十寿辰，秦王特旨，命百官前往恭贺。

百里奚坐在正中的机几后面，虽然年近花甲，身体却还算健朗，除了眼花之外，并无大病，酒量亦豪。他承受着众宾殷勤的祝贺，脸上挂着矜持的笑容。

这是他在咸阳做的第十个生日。他是虞国人，二十多年前，他明珠投暗，流落荆楚。可笑楚王有眼无珠，将千里骐骥视作了拉磨的蹇驴，遣他去洞庭湖畔为王家牧马。后来，秦穆公听说了他的贤名，意欲千金将他赎往秦国。有谋臣对穆公说：“楚王将他用为牧奴，是因为不知他是贤才，大王今以千金赎一贱役，岂不要引起楚王的猜疑？那么，百里奚还会为秦所用么？”穆公连称有理，他接受了谋臣的建议，派使者带着五张羊皮去往郢都，与楚王换取百里奚。楚王见秦

国只以五张羊皮的微价赎人，果然以为百里奚没甚大用，便欣然应允了。百里奚来到咸阳宫，与穆公一席长谈，剖析大势，指陈利弊，机锋百出，折服了穆公。秦穆公大喜，拜百里奚为上卿，委以国政，一时间轰动了朝野。因为他是秦国用五张羊皮换来的，所以秦人戏称他为“五羊大夫”。

觥筹交错，酒兴酣浓，宾主欢洽，颂声盈耳。忽然，百里奚仰天长叹一声，脸上现出了戚容。

这一声长叹使欢乐的气氛冻结了，众宾暗暗纳闷，忍不住问道：

“老大人心中莫非有什么隐忧？”

百里奚又是一声叹息：“诸位大人，饮水思源，老夫能有今日的富贵，实亏了一人之力。今日面对满席珍错，却不能与其共享，止不住悲从中来。”

“老大人，不知此人是谁？可否引我等一见呢？”

“这却难了……”

百里奚神色黯然，众宾亦不便深问，寿堂笼罩着沉闷的气氛。

蓦然，一阵若断若续的琴声，随着袅袅的春风，细雨似地洒向寿堂。众宾喜形于色，不禁侧耳倾听。百里奚心中纳闷，唤过总管问道：

“谁在弹琴？”

“回相爷，是新近进府的浣衣妇。”

“啊！”众宾万没料到，弹琴的竟是一个浣衣的妇人。

百里奚亦很惊讶，想了想，对总管说：“她既有如此琴技，为何不唤来当筵呈献？”

“相爷，她乃是府中一贱役……”

“总管，这就是你多事了。人有贵贱，琴曲也有贵贱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总管见百里奚神色不悦，忙说：“小人就去将她唤来。”

众宾怀着好奇心，急于要见见那位弹琴的浣妇。他们猜度：琴曲总是与佳人连在一起的，奏琴者若非娉婷少妇，定然半老佳人，令她当筵献曲，真有说不尽的韵致！可是，当总管将那浣妇带上堂来时，众宾差点惊叫起来，哪里有什么绝色佳人，原来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干瘪的老妇。她便是前几天在渭水官道上被卫士鞭打的妇人，至于她如何入府的，有待下文交待。

当下众宾一见老妇，颇感扫兴。百里奚虽因老眼昏花，看不清妇人的面目，可他从宾客的叹惋声中，已知道站在堂前的是一个龙钟老嫗。他有些不相信地问道：

“适才你在弹奏吗？”

老妇敛衽答道：“适才缅怀往事，随意奏曲，不料惊扰了贵人，乞望宽宥。”

百里奚笑了：“老夫非但不罪你，还要请你为老夫的嘉宾演奏一曲呢！”

“承蒙大人降恩，老妇人献丑了。”

她走至堂中，调理宫商，举手抚琴，枯槁的五指从弦上划过，铿然一声，击出了流泉般的清韵，忽然，浣妇作歌曰：
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

忆别时，烹伏雌，炊褒蓐。

今日富贵忘我为？

百里奚，百里奚！

母已死，葬南溪；坟以瓦，覆以柴。

舂黄齑，扼伏鸡。

西入秦，五羊皮。

今日富贵捐我为？

歌犹未歇，举坐大惊，总管连连喝道：“大胆浣妇，竟敢直呼相爷名讳，拖下去，处以拔舌之刑！”

“慢！”

百里奚喝住总管，颤巍巍走下堂来，凑近去细看浣妇的面容，惊骇地问：

“你，莫非就是杜氏娘子？”

“百里奚……”浣妇一声呜咽，转过身去。

“啊，你果然是杜氏娘！”百里奚又惊又喜，对着众宾说：“方才诸位大人问助我取功名富贵的人是谁，她便是拙荆！”

众宾被这意外的场面惊呆了，齐声说：“愿闻其详？”

“此事说来话长啦！”

百里奚扶杜氏夫人坐下，娓娓道起往事。

……

四十年前，百里奚已是闻名虞国的才士，喜谈王霸之略，语惊四座。然而，只为他家境贫穷，无人引荐，至使埋没蒿莱，每念及此，少不了长吁短叹。妻子杜氏劝诱说：

“郎君负济世之才，只可惜无人引荐，何不也去周游列国，找一个识才的明主呢？”百里奚有些犹豫：“我早已有这个念头，怎奈老母幼儿，家贫如洗，不忍弃你而去呀！”杜氏

说：“郎君读明书理，怎么说出这等没见识的话来？岂不闻好男儿志在四方！妾能持家，上奉老母，下抚幼儿，勿需牵挂！”一席话说得百里奚心底明亮，眉开眼笑，决定翌日起程。

杜氏从瓦罐里倒出家中仅有的存粮——两升粟米，煮成干饭，又把姜蒜捣烂了，拌上盐。她很歉意，总觉得这菜肴太薄了，便要动手去杀那只生蛋的母鸡。百里奚捉住她拿刀的手，说：“家中无有粒米，只有这只母鸡，留着它生蛋，日后也好换点米谷。”她不听，到底将母鸡杀了。恰值灶下无薪，她只好将门臼劈来烧了，煨出一瓦罐金黄的鸡汤，让百里奚饱餐了。第二天天交五鼓，百里奚辞过老母便要登程，杜氏抱了不满周岁的儿子，将他送至门口，叮嘱说：“郎君，今宵一别，关河阻隔，鱼雁无凭，日后富贵了，可别忘了今日的糜烹鸡啊！”百里奚鼻酸喉哽，连连点头，夫妻二人洒泪分手。

.....

百里奚说到这里，陷入深深的悲哀：“谁知这一别就是数十年啊！老夫官拜上卿之后，也曾派人去虞国的家中，接取老母妻儿，谁知故里早已夷为平地，老母妻儿不知去向。不意在此相遇，岂非苍天有眼，令我家室重圆！”

众宾听了这一番叙述，无不感叹唏嘘，齐向杜氏夫人投去钦佩的目光。

百里奚向杜氏夫人问道：“夫人，这数十年你何以为生呢？”

杜氏夫人泪如雨下，哽咽说：“自你离家之后，我种瓜点豆，作稼绩麻，日子也还混得下去。却不料那一年南溪水

涨，冲决了堤防，婆婆被水卷走，五天后才捞回尸首，我将她葬在了南溪边。”

“可怜的母亲！”百里奚哀泣着。

杜氏抹了一把泪，接着说：

“大水过后又是瘟疫，家中是没法住下去了，我只有带了儿子出外谋生。我听人说你在洞庭湖畔牧马，便从虞国流浪到楚国，寻到洞庭湖畔；又听人说你被秦国用五张羊皮换去，我又随饥民来到秦国，乞讨在咸阳市上，才打听到你在秦国做了上卿。几天前，你从外地巡察回来，我赶到渭水边的官道上，想看你一眼，被净道的武士疑作刺客，折辱了一番；后来喊了你一句，又被卫士打了一顿！”

百里奚勃然大怒，对总管说：“你去将那打人的卫士找来，我要狠狠处罚他们！”

总管应声欲去，宾客中走出御史典官，对百里奚说：

“大人，卫士并无过错，望能免究。”

“行凶怎说不是过错？”

“秦律规定，大夫出巡，必须净道，庶人亦应回避，卫士是按律行事的。”

“难道老夫人是刺客么？”

“虽然老夫人不会行刺，但卫士必须忠于职守，否则便是渎职，按秦律是要处以流刑的！”

百里奚被驳得哑口无言，只好唤回总管，埋怨杜氏夫人说：“你该来相府寻我呀！”

杜氏夫人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怎么没到相府寻你呢？无奈相府护卫森严，我进不去啊！”

百里奚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又问：“后来你怎么又进来了

呢？”

杜氏夫人答道：“后来我打听到相府要雇一个洗衣妇，我四处托人说合，这才进得府来。百里丞相，想当年在虞国老家，你我贫贱相守，朝夕相见，何其欢洽，为何一旦富居上卿，我见你一面却这样难、难……”

百里奚有苦难言，无以宽慰妻子，他只好捧起一杯酒，举到杜氏夫人面前：

“夫人历尽艰辛，下官难逃其咎，下官捧酒，为夫人洗尘！”

杜氏夫人摇了摇头：“多谢你的盛情，你已不是昔日的百里奚，而是赫赫威名的百里丞相，堂堂的相府是容不下一个浣衣妇人的。我今日来寻你，是要告诉你老母的墓地，日后你好去祭扫；还有，儿子我也带来了，住在咸阳市上泰安客栈中，你去把他领来……”

杜氏夫人说到这里，呜咽难语，转身欲出相府。百里奚慌忙将她拦住，哀乞说：

“下官有过，夫人尽管责备，只是你不可离我而去呀！”

众宾也纷纷劝阻：“丞相思念夫人，未敢一日忘怀。夫人若走，岂不陷丞相于不义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杜氏夫人有些犹豫。

百里奚连忙举酒，对杜氏说：“下官亲与夫人捧酒，向夫人谢罪！”

众宾立即会意，纷纷举杯：

“为杜老夫人举杯！”

“愿老相爷老夫人百年相守！”

杜氏见一只只酒杯向她高高擎起，只得接过百里奚捧来的酒，一饮而尽。

注：①伏雌——指母鸡。 ②𡩊𡩊(yān yī)——门臼。 ③齏(jī)——捣碎的姜蒜。 ④上卿——官职的名称，相当于以后的宰相。

• 释诗 •

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呀，
回想起当年送别你时。
那灶下无柴的窘境，
门臼当薪炊熟的母鸡。
却为何一朝富贵，
浑忘却贫贱的老妻？

百里奚呀百里奚，
你可知母死葬南溪！
无钱刻墓碑，
片瓦寄哀思；
割来青茅草，
与坟添寒衣。
莫忘了呀，捣烂的姜蒜，
切记住呀，滴血的母鸡。
物虽轻呀情谊重，
那秦人为你也只花了五张羊皮。
却为何一朝富贵，
狠心儿将我抛弃！

涓女救父

升彼阿兮面观清，水扬波兮杳冥冥。
祷求福兮醉不醒，诛将加兮妾心惊。
罚既释兮渎乃清，妾持楫兮操其维①。
蛟龙助兮主将妇，呼来棹兮行勿疑。

——晋女涓：《河激之歌》

阴云低垂，悲风怒号。滚滚东去的黄河，卷起小山似的浊浪，扑打着孟津渡口。河面上，飞鸟绝迹，鱼龙潜形，更看不见片帆只桨，浪中颠簸。

公元前四百一十二年，赵简子大军击楚被阻黄河北岸，孟津渡口。

军情急于星火。这次晋楚相争，大军南下击楚，全仗兵行神速，倘若拖延时日，荆楚有备，一旦交锋，胜负便很难逆料。赵简子面对浊浪滚滚的黄河，无计可施，倍觉焦燥。

“船！船在哪儿？”他暴怒地吼叫，同时拔出宝剑，恨不得斩断滚滚东去的浊流。

“将军，”军中掌书记颤颤兢兢地启奏：“渡口的官船全归孟津津吏掌管，唤他来一问便知。”

“去与我将那昏吏唤来！”赵简子吩咐身边的亲兵头目。

亲兵头目应声“遵命”，急匆匆地向渡口的一排瓦舍奔去，不一会儿，便将津吏拖到赵简子面前，回禀道：

“未将奉将军之命，寻到津吏的瓦舍，只见杯盘狼藉，满屋酒香，这家伙已经醉得不省人事。未将不敢自专，将他拿来与将军发落。”

赵简子看了津吏一眼，只见他五旬年纪，几络薄须，面黄肌瘦，精神萎靡，一看便知是个贪杯误事的孟津酒徒。他怒火升腾，厉声喝问：

“你就是这儿的津吏吗？”

“是，将军，我正是……这儿的津吏。我当津……津吏已有三……三十五年了。将军，这是个……受气的差事，送往迎来，还受大人物的……打骂，我早不……不想干啦！可是我的女儿……嗨，女儿，那真……真是天仙一般的美……美呀！”津吏醉态朦胧，舌头不很灵便，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通废话。

“住嘴！”赵简子霹雳似地大喝一声：“你这个混蛋！你知道我的几十万大军就要渡河击楚吗？你知道两军相搏、兵贵神速吗？你的船呢？船呢！”

津吏打了一个冷颤，酒也醒了几分：

“将军，我不知道您的大军今天就到，我以为是后天，最少也到明天才渡河。今天恰是清明，我让船工们回家扫墓去了。”

“老杀才！我的大军就要渡河，贻误了戎机，你有几个脑袋？”

“要不，让小人驾舟渡大军过河？”津吏嗫嚅着说。

“感谢你的诚心。”赵简子皮笑肉不笑，对着津吏招

手：“老人家，你近前来，待本帅赏赐你。”

“将军……”津吏不知是福是祸，忐忑地走过去。

“老子赏你一剑！”

赵简子凶如猛豹，拔剑朝津吏当胸刺去。津吏惊叫着，跪在地上，双手抓住剑刃，乞怜地望着，鲜血从巴掌里流出来。

“将军住手！民女有话要上达将军！”有一个淡妆素服的女子神态急促地闯了进来，她颀长、挺拔，姿态明秀，袅娜娉婷中带一股山野的青葱，大河的野气。

“好一个韶秀的娇娃！”赵简子眼前一亮，由衷地在心里赞叹了一声，那刺出的剑略一迟疑，减少了力量，津吏才得以偷生。赵简子出神地打量着面前的女子，不信山野间会有如此绝色！然而，他不能因一女子而失去大将的威严，依旧厉声问道：

“你何人？”

“孟津津吏的女儿，小名儿唤做涓女。”民女两眼扑闪着，双手便去扶跌在地上的津吏。

赵简子“嗯”了一声，贪馋地看着那双美丽的眼睛，心中忽起了一股莫名的懊丧，他实在不希望涓女是可恶的津吏的女儿。他悻悻地收回剑，依旧冷冷地问：

“你闯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而且胆敢阻止我处死这个误事的酒徒！”

涓女忽然“格格”儿一笑，好象全不把这位将军的威严放在眼里：“将军，要是我为这个误事的酒徒讲人情呢？”

“那我就连你一起杀掉！”

涓女柳眉一竖：“好，请将军用剑！”